



一条古道，半部西藏史

格桑群久

阿旺次仁的泡菜(外一首)

阿旺次仁的泡菜(外一首)

阿旺次仁

古老的盐巴
泡菜的故事
拌上阿旺次仁的笑容
如同珠穆朗玛峰背后
升起的光
嘎嘣脆嚼着
身心充满能量
不必在意友尘飘扬

泡菜歌唱时的乐曲伴奏
是清军抗击廓尔喀的马蹄声
喜马拉雅融化的雪水
泡着天空的蓝
泡着雅鲁藏布江的欢快
泡开雄鹰展翅
泡上祖祖辈辈的智慧
泡上土地的片片生机

花椒 辣椒 小白菜
保卫边疆的故事情节
装满一坛子原生态
阿旺次仁
用红绳把坛子封了口
炮火在雷水中软化
爱发酵

阿旺次仁的餐厅
泡菜免费

注: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清政府派来的福康安大将军带领清兵同当地群众一道驱逐了廓尔喀入侵者。现如今定居居民爱食用的泡菜及其腌制方法,据说就是这一时期清军遗留下来的。

佩枯错

佩枯湖畔的村民
投下许多心愿后
佩枯错不仅是蓝宝石
更是这片土地的精神芯片

与希夏邦马峰牵手共舞
至真至纯的水
润养生命的使者
应允了一切荒芜
承载一切孤寂
特提斯海的孩子
个性慈悲

旅人赞美她的美
海拔4670米的气场
顶天立地
尽管还有风暴和寒流袭击

佩枯错灵明通透
借云雨之形
洗去人们心灵的尘埃
获取闪耀的自己

千里之外
让她也吻吻你

宾馆停电停水,无法提供早餐。去哪里都有道路垮塌、山体滑坡的危险,我们只得暂停一切预案。

几个伙伴邀约着去喝尼泊尔甜茶,顺便点了炸土豆。老板是尼泊尔人,他不懂汉语却能听懂藏语。他们的甜茶不像拉萨那样随时都熬煮着一大锅,而是点多少做多少,炸土豆也是,点一份他就削出一份的量,再慢慢炸至金黄,很费时。不过终于等到的甜茶,竟然无比香甜,土豆松脆可口,让我们觉得等待很值。店里光线暗淡,老板为我们点上了一支蜡烛。没想到下雨让我们得享了几分木心中描绘的慢时光意境。

数个小时的沉浸中,雨也小了很多,满街水渍和清冷的空气挡不住我探店的热情。找到昨晚心仪的那家,店中的商品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影影绰绰。老板是一位长得颇像高仓健的中年大叔,因为价廉物美,我在他那里买了几个不同款式的尼泊尔小包和一件色彩丰富的尼泊尔手工编织服饰。

回到宾馆,同伴见好看,便让我带着去买;之后又有同伴觉得好看,再带着去买……来来回回的,我一天里竟顶着红伞去了那家店6次,老板看着我的笑容比亲人还亲。

第二天一大早,天空终于放晴,太阳迸发出金灿灿的光,我们却要离开了。这样的雨不知在这片大地上下过多少次,雨中的每个人终成了岁月的过客。这一次的过客,是我。

编者按:

2024年9月,西藏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前往日喀则市定日、聂拉木、吉隆等县开展攀登者文学“深扎”采风活动,20余名作家深入田间地头、城乡社区和边境乡镇,用笔和镜头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作品和画面。现选登部分作品,以饕读者。

对于西藏作协的采风活动,我早已心生向往,期待已久。

那天,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协调联络“西藏作协2024年攀登者文学‘深扎’采风活动”,电话落音,内心的情感如潮水般涌动,惴惴不安与欣喜若狂交织在一起。“惴惴不安”源于责任之重大。虽然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行程方案,但还需要应对突变的天气变化和临时调整行程可能带来的各种变数;“欣喜若狂”则是因为能与西藏文学界的名家共同参与这次深度的文化交流活动。尽管心情复杂,但我知道,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翻越海拔5210米的加乌拉山口,穿越蜿蜒曲折的108道弯,首站来到了世界高峰——珠穆朗玛峰脚下,举行第十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颁奖活动。当我们抵达珠峰大本营时,天公不作美,空中飘起了雪花,虽未能目睹珠峰真容,但那纷飞的雪花,像是大自然的精灵,为这场文学盛典铺陈出一抹神秘而浪漫的底色。颁奖活动在定日非遗文化“洛谐”歌舞中拉开了序幕,当次仁罗布老师在致辞中提及“珠峰作为世界最高的山峰,曾激励过多少人奋勇向前……”时,我突然明白了主办方把颁奖活动安排在珠峰脚下的初衷与意图。这不仅是对文学的尊重与推崇,更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文学的力量与珠峰的精神相融合,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与热情。

颁奖活动结束后,我们启程前往定日县岗嘎镇。随着我们逐渐接近目的地,一座巍峨矗立于岗嘎山麓的庙宇渐渐展现在眼前,此为关帝庙。它的金色歇山顶熠熠生辉,内部外饰皆以金碧辉煌的汉藏合璧风格装饰,使其成为318国道岗嘎镇段最为醒目的地标性建筑。关帝庙的兴建可追溯至乾隆年间的1794年,作为纪念乾隆五十三至五十七年间清兵与当地人民共同抵御廓尔喀入侵的历史性建筑,它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这座建筑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大历史时刻。

高原新城聂拉木

都成

聂拉木县位于日喀则市西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少部分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为西藏自治区边境县之一,东邻定日县,南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与尼泊尔毗邻,西连吉隆县,北接萨嘎县、昂仁县。县城驻地距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780公里,距日喀则市所在地443公里,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40公里。

聂拉木,曾经是一个山头的名字,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拉轨岗日山脉之间。据说,“聂拉木”藏语意为大象颈脖,也有人理解为“地狱之路”。很多年前,我经过聂拉木县,县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店铺七零八落。与其说是县城,还不如一个乡镇,人流很难在此汇集。

这一次前往聂拉木,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更像是耸立在山头的一颗明珠,如今的它躺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阳光沐浴着它,把七彩传递给它,聂拉木县城一片华彩,一副雍容华贵的模样。这里,白天是金色的阳光,夜晚是灿烂的灯光,而且其中很多是通过光伏转换,白天阳光的灿烂经由太阳能板,直接转为夜晚灯光的璀璨。全城光明如炬,得益于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尤其电力条件的改善,随着藏中电网阿里联网工程、水电风电项目建设,在整个南亚大陆,即便仅在青藏高原之上,聂拉木县城堪称内亮的明灯,拥有昼夜不停的华幕,白昼灿烂如华,彻夜灯光明亮。而温度也随着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升级后的茶馆、酒吧、宾馆、餐馆聚集、升温。这些生活服务设施设计独具匠心,装修既有浓郁藏式风格,又有显著南亚风味。在这高原之地,聂拉木县城显得独具一格,不仅拥有传统,更有创新。

如今,游客们经过聂拉木,也想在这里多停留几天,感受它不一样的风情,他们不再舍近求远去往樟木,不再绕道投奔吉隆等邻近县城,哪怕千里行程,万里重山,从拉萨出发,从日喀则出发,从成都出发,都梦牵魂绕,直奔聂拉木。在聂拉木赏喜马拉雅雪景,俯瞰南亚大陆,不仅广收南亚风景、名胜,更博纳南亚风物、人情。

聂拉木县地处喜马拉雅山区,由南至北可分为5个地貌类型区,分别是喜马拉雅山麓高山峡谷区、喜马拉雅高山区、佩枯错高原湖盆区、断陷谷区、拉轨岗日高山区。聂拉木县境内平均海拔4300米,最低点为中尼边境53号界桩(海拔1700米),最高点为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聂拉木县城的海拔恰为全县平均高度4300米,从樟木镇往上看,聂拉木县城仿佛在天上,那独特的风景引人入胜。

聂拉木的河唱着歌,在山间奔腾而下。这里的河包括朋曲河、波曲河、门曲河、藏拉河等河流,其中波曲河终年水流湍急,环县城至樟木镇流向尼泊尔汇入印度洋。而得到的回馈是,暖湿气息经樟木沟从南亚而来,异域的风情在山间云蒸霞蔚,并渗透到一个个劳动场面和生活场景。喜马拉雅南坡夹杂着印度洋水蒸气和尼泊尔咖喱的味道。聂拉木的水是往南亚流,而南亚的路,包括商路往聂拉木开。这里商贾云集,商品琳琅满目,边境贸易活跃,南来北往的客人汇聚,聂拉木县樟木镇素有西藏“小香港”的美誉,物流、人流经由聂拉木在中尼两地间交流频繁。

聂拉木县城堪称高原旅游城,那些商品、商人,从低处的南亚次大陆来到聂拉木,就变身进了一个南亚商品店,旅游团队趋之若鹜,纷纷把那些商品“扫”向区外。如今的聂拉木城,已经是现代化新城,游人如织。



参加西藏作协2024年攀登者文学“深扎”采风活动的作家合影。

西藏作协提供

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这座建筑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大历史时刻。

参观完关帝庙后,我们走访了岗嘎镇村民阿旺次仁的家,体验享有盛名的岗嘎泡菜的独特风味并探寻其历史起源。对于居住在珠峰脚下的群众而言,泡菜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历史的印记。阿旺次仁向我们讲述了他家代代相传的泡菜腌制法的来历: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遣福康安大将军率领由满汉蒙回等多民族组成的精锐部队成功驱逐了入侵者,不仅为这片雪域高原带来了和平与安宁,还留下了泡菜腌制法,并在这里得以保留并传承至今,成为当地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技能能在如此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得到留存与发展,最终成为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象征,实属不易。

在岗嘎镇休整后,我们再次启程,目标直指国道318的终点——聂拉木县。

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问边记。非遗文化“甲谐、堆谐、洛谐”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令人心生敬意,同时也让我更加敬仰那些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人们。我们围在长者身旁,启动录音设备,悉心聆听每一份口述。

定日聂拉木一带曾是抗击廓尔喀的主战场,那些为抵御廓尔喀军而建的军事设施至今仍屹立不倒,默默诉说着往昔的英勇与荣耀。

历经两个多世纪岁月沉淀的碉堡与烽火台群落,其坚固的姿态与历史的痕迹,无不令人惊叹其坚韧与历史的厚重。这些古老建筑虽规模不大,却以特有的方式聚集成群,别具一格。

从聂拉木到吉隆的路上,我们邂逅了日喀则最大的湖泊“佩枯错”。站在观景台上,眼前的湖如一面镜子,倒映着天际的色彩,仿佛在低语着千年的秘密。湖畔,坐着海拔4500多米的拉普村,她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村庄两侧大山阻挡了风沙的侵袭,佩枯湖作为气候的调节者,保持了适宜的生态环境,而希夏邦马雪山则滋养着这片广袤的土地,使拉普村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耕与畜牧文化,这无疑是大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奇迹。

穿越4.6公里的孔德拉隧道后,我们一路下坡,进入峡谷地带,这里的地形地貌与我的故乡极为相似,闭塞而深邃。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家乡人在闭塞的山谷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轮歇式农耕生活的昔日景象。

随着海拔的逐渐降低,路边的植被逐渐茂盛起来。瀑布也从山涧飞流而下,苍莽的高原景象瞬间转变为烟雨江南。海拔2800米的吉隆镇距吉隆口岸仅20公里之遥。尽管小镇规模不大,但宾馆与餐馆林立,为四方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来到了一家由尼泊尔人经营的茶餐馆,品尝着甜茶,聆听次罗师傅讲述此地的风土人情。未及我们的咖喱饭上桌,茶馆内已是人声鼎沸。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吴江霞摄

归家

日喀则,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我的整个童年生活轨迹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记忆中,那里的风似乎比其他地方更凛冽一些,气候也更干燥。特别在冬季,我冻红的手指关节处总会张开可怖的口子,直到来年春天才能愈合,周而复始直到我上了初中才有所好转。

成年后多次回日喀则,寒冷的感觉没有了,只是依旧干燥。

今年九月末的一场日喀则之行,连续不断的秋雨却让我对它有了别样感受。

其中之一是在定日县扎西宗乡,珠峰景区旅游带的西线就从这里经过。扎西宗乡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乡镇。据说当地的耕种季很短,几乎都是四月末播种、九月收割。我们恰好赶上青稞丰收的时节,鼻尖不时飘来麦草垛的味道。

到达扎西宗乡时天已昏暗,旅游业的兴旺,让这里显得热闹且嘈杂。

虽然惊讶于4200多米的海拔竟然有“柳”一类的树木,但我依然没有到处闲逛的冲动。

早早睡下,却在三更半夜被雨声惊醒。其实雨势并不惊人,也没有雷,但它下得果决而密集,打到各种器物上传来独属于雨的节奏,即使紧闭着窗户也隔绝不了令人舒心的湿气。翻了幾次身,雨声始终时断时续地传来,缓缓的节奏终成了催眠序曲。次日清晨,雨也不曾停歇,只是小了许多。

吃过早饭,我们一行人换乘绿色环保车前往珠峰大本营,雨还在不紧不慢地跟随,噼里啪啦敲打着车窗。同伴有点担忧,毕竟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珠峰广场上举行一场颁奖活动。

工作人员布置会场的间歇,大家没忘记四处拍照,每个人都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或冲锋衣,配合着远处的雪山,颇有隆冬已至的既视感。

活动即将开始时,雨戛然而止。雨水洗过的天地,色泽更加明朗,氧气似乎也增加了。颁奖前,扎西宗乡的一队村民应邀为大家表演了国家级非遗舞蹈——定日“洛谐”,男子弹着扎念琴演唱,女子连臂踏歌、顿地为节,男女声此起彼伏,动作流畅洒脱,整个表演曲调浑朴,乡土气息极为浓厚。

活动圆满结束,只可惜我们期待的珠峰真容终是被深深地掩藏,包括此后的希夏邦马峰等,也都因为雨雾过多而不得见。这样也好,遗憾让人无法释怀,却也让人铭记。

而在吉隆沟遇到的雨,却让我体会到了雨的另一面。

关于吉隆沟,有这样一段地理描述:4000多万年前,这一带地壳的变迁以“撕裂”的形式完成,吉隆沟恰好好处地发育在断层中。在喜马拉雅山被“撕裂”的山体

中,形成了一条又深又长的沟。

沿着沟底直行的道路,如同一把长剑,以南北向切割开了两岸的岩浆土石,这里植被丰茂,并存在着四季景观。

雨,时急时缓,与我们一路相随,山崖上松动的石块偶尔滚落路面,让我们的司机格桑格外警惕,他不时放慢速度探头向崖顶观望。尽管这条路格桑已走过上百次,但遇到下雨还是会无比谨慎,载着一车人,不敢有一丝失误。

终于到了吉隆沟,雨也渐渐变大。去吃晚饭时,每个人不得不撑起酒店特意准备的红雨伞。饭后,有人提议去街上溜达。这里有很多尼泊尔人开的商店,商品颇具异国风情。于是,红雨伞便在为数不多的几条街道上流动开来。大家对比着价格,盘算着隔日再来。

入夜,雨声明显变得更大了,而且毫无停歇的意思,像一排排士兵迈着整齐而沉重的步伐走着永远也无法到达的路。明明喧嚣无比,可我忽然嗅到了夜的孤独——我的孤独,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飘浮在茫茫大海上。

在西藏,很少遇到这样大的雨,能一直一直地下个没完,好似天被捅了个窟窿。天亮了,雨也没有丝毫改变。

日喀则的雨

汪璐

吃过早饭,我们一行人换乘绿色环保车前往珠峰大本营,雨还在不紧不慢地跟随,噼里啪啦敲打着车窗。同伴有点担忧,毕竟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珠峰广场上举行一场颁奖活动。

工作人员布置会场的间歇,大家没忘记四处拍照,每个人都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或冲锋衣,配合着远处的雪山,颇有隆冬已至的既视感。

活动即将开始时,雨戛然而止。雨水洗过的天地,色泽更加明朗,氧气似乎也增加了。颁奖前,扎西宗乡的一队村民应邀为大家表演了国家级非遗舞蹈——定日“洛谐”,男子弹着扎念琴演唱,女子连臂踏歌、顿地为节,男女声此起彼伏,动作流畅洒脱,整个表演曲调浑朴,乡土气息极为浓厚。

活动圆满结束,只可惜我们期待的珠峰真容终是被深深地掩藏,包括此后的希夏邦马峰等,也都因为雨雾过多而不得见。这样也好,遗憾让人无法释怀,却也让人铭记。

而在吉隆沟遇到的雨,却让我体会到了雨的另一面。

关于吉隆沟,有这样一段地理描述:4000多万年前,这一带地壳的变迁以“撕裂”的形式完成,吉隆沟恰好好处地发育在断层中。在喜马拉雅山被“撕裂”的山体